

与 AI 聊写作

刘峻梅

问,虚心学习。我赶忙发微信向读大学的孙辈请教, AI 怎么使用?孩子让我先下载一个叫豆包的软件,说这个比较简单好用,适合大众。我下载了,随即点了“写诗词”,并输入“乡村、田园、农人”6个字为主题发送,瞬间手机里传出读诗的声音,屏幕上也同步“啦啦啦”地跳出一行行文字。诗朗读完了,共16行文字、每4行为一段的田园诗也完成。再点“写作神器”,输入“母亲”二字为主题发送,弹指间,一篇大约600字赞美母亲的散文生成。

AI 太神奇了,其中工具众多,各有专长,功能已多到让人眼花缭乱:写作、学习、唱歌、计算、问诊、陪聊、抽签打卦、测算解梦、找词查字……无所不能。真是海阔天空,包罗万象,堪称“百科全书”“万事通”,令人拍案叫绝。

怀着戏谑的心理,我问豆包陪聊:“有了 AI,以后还用学语文吗?”回答:“当然要学啦,语文可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还能够培养我们的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担心 AI 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哈哈,你看人家豆包解答得多么客观、合理、完美,而且最后还贴心地问我是否有担心。我确实有这种担心——文秘工作者会下岗吗?作家会失业吗?

于是我又问:“作家还有用

吗?”豆包回答:“当然有啦,作家通过文字记录生活、表达思想,他们的作品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不同的人生、文化和价值观……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有 AI 能生成文章啊!”豆包说:“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啊?虽然 AI 生成文章的技术在不断发展,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替代作家。毕竟 AI 没有人类的情感、思想和创造力,文章缺乏灵魂和深度。而作家的作品则是独一无二的,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

呵,这豆包同志说得对啊,我大有同感,深以为然。我也认为用 AI 制作一些公务文书、广告宣传等实用文体确实不错,快捷省事,但取代不了小说、散文、诗词等文学创作。作家们辛苦写作其实是一种自我精神需求,为的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记录真实生活,抒发内心情感。如果这些都交给 AI 去做,那就失去了作家写作的意义。

AI 生产的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词,看上去可能华丽完美无可挑剔,但难免公式化、模式化、程序化,只是一种冰冷、僵硬、泛泛而谈的辞藻堆砌,缺乏深邃的思想及有趣的灵魂。只有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才可能写出鲜活、生动、带着人体温度、饱含作者情感的作品。

借助 AI 丰富的知识宝库,去增加自身的精神营养;利用 AI 强大的审核校对功能,去完善自己的作品,这才是正道。

之功。

老沙沟里的一汪山泉,小火慢炖的小绵羊,搭配老少爷们冬日不离的老酸菜,素淡而鲜美,酸爽而丰腴,叠加咸、辣的冲撞,那是怎样的味觉享受?再烫一壶家乡的老白汾,那便是神仙般的享受了。

如果说羊肉老酸菜有一样绝配的面食,那就非莜面栲栳栳莫属了。

莜麦是高寒植物,北方地区多有产出。但惟有黄土高原这方山水土地出产的莜麦才具真正风情风味。

昔日家乡,吃莜面是喜庆的事。逢年过节上饺子天经地义。但要是待客吃饭,莜面上桌也很体面。特别是,莜面栲栳栳蘸上乡里闻名的羊肉老酸菜,再稍搁点油辣子,那滋味鲜香酸辣,真可以说是绝配。

老实说,这就是黄土高原吕梁山脉汾河岸边的乡里乡亲最为惬意的一口了。

莜面,羊肉,老酸菜。那是几辈子人对这片乡土的念想。

不管行路遥远,身在何处,只要想起这一口,味觉就会本能地把你带回这片难以割舍的故土。

三盒老酸菜,令人遐想。盛不下的亲情,说不完的乡情。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网

望川亭位于晋祠背后、悬瓮山的半山腰。过去,在晋祠背后的围墙中开着一扇门,出这扇门,过一条马路,便是登望川亭的山脚了。

北方的山就是这样,没有太多的缓坡,拔地而起,但并不陡。

据记载,望川亭始建于北齐天保年间,又名“大亭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复建,清康熙初再建,上世纪60年代又重建,悬挂由郑林手书隶书体的“望川亭”木匾,悬于明间檐下。

词人元好问曾赋诗曰:“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

夏天是登望川亭最好的季节。约几个好友或家里人一同登山,别有一番情趣。

在山下时,人们会感觉周围热浪滚滚,走上登山的路,从四周吹来的、微微带点凉的风,会使你有一种在炎夏里少有的、片刻的清凉之感。

登山的路上,如果你感到很单调,那是因为你上山的心太过“单纯”了。其实,登山时你会发现,在脚下或附近的石板上,趴着三四只五六寸长的小蜥蜴。它们甚是可爱。灰色的身体,高昂着头,身上几条细细的黑线,从头部一直到长长的尾巴。它们不仅反应敏捷,而且行走的速度非常快。如你再稍稍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身边伫立着一块块大石头,上面镌刻着两尺大的字,有的是四个字,也有

登望川亭

朱光

两个字的。让人感觉特别的是,其他景点的大字是刻在或高或低的岩石上,而这里的这些大字,好像是随着石头,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你也可以不时地停下脚步,反转身来,挺起腰,擦一下汗,看一下你刚才走过的路,或向远方望去。这个高度,是看晋祠的绝好的角度。松柏、槐树、杨树点缀其中,流淌在渠里的泉水忽隐忽现,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是那么富有画面感。正好又有微风吹过你的面颊,刚才的疲劳顿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再登几步,就看到望川亭了。

望川亭靠山面川,建在半山腰稍突出的山脊上。望川亭南北长不过6米、东西宽约4米。单挑檐,八柱、有回栏,高约5米。亭中空无一物。虽然,望川亭其地势、规模、建筑可以说在晋祠庙的古建筑中很是平常,但它的名声却很不一样,是“晋祠外八景”之一的“望川清晓”。

站在亭下,向东望去,视野极为开阔。如天气晴朗,可以望见几十里外由北向南蜿蜒流淌的汾河,甚至更远的景色。

当大好的河山就在你的脚下、就在你的眼前,怎能叫人不心动啊!如果你此时能够凝神静气,脑海中一定会呈现出古人在登高凭栏处时发出的或低吟或高歌的诗句,呈现出哲人们隐逸山野时,发出“逝者如斯”“沧海桑田”的感叹。你会从心底油然升腾起对未来的憧憬、对人生的感悟。登山后的收获一定是满满的!明天,一个不一样的你,将走在新的天地间。



家乡的老酸菜

冯世同

三个快餐盒,盛满老家的酸菜。盒上写有我的名字,这肯定是老弟盛好了再压瓷实,然后分送给姊妹们。

洁白的芥菜丝,伴着翠绿的叶子,红色鲜亮的小米椒如星星点缀其上。

打开盒子,香味扑鼻而来。不由地咽一下口水,禁不住尝尝。刚刚入口,唇齿间顷刻好似有一股剑气直刺鼻腔,转而冲抵头顶,继而窜于脑后渐次放射开来。随后,舌尖传来小米椒的辣、油爆的香,还有随后而来的家乡酸菜那厚重的酸味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刻在骨子里的黄土高原吕梁山和汾河水留给我人生的初始记忆就是这家乡的老酸菜。

过往的每年秋冬,几乎家家门前都会摆上几缸自家腌制的酸

菜。如今制作芥疙瘩老酸菜早已不是旧日贫寒日日的三餐陪伴,而是对往昔老味道的一种眷恋,对过往时光的一丝怀旧。

取乡间地头挖的芥菜疙瘩,选那囫囵带了枝叶的。先洗净去皮,然后切丝。再将芥菜的枝叶淘净切碎,那青翠的绿愈加鲜亮,像是寒冬季节里的一抹春色。咸盐、花椒、小米椒,用油或清水,在温度的作用下合力加持,然后交付时间去酿造。十天半月,大约立冬前后,大功基本告成,可以开盖品尝。

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在慢慢地悄然变化,浓烈窜鼻的鲜香逐渐变淡,酸爽甘冽的滋味漫步登场,最终一统家人味蕾,成为冬日里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

万物相生,相得益彰。如果说家乡的老酸菜可以华丽转身一跃成为宴席王者,那就必定是有羊肉